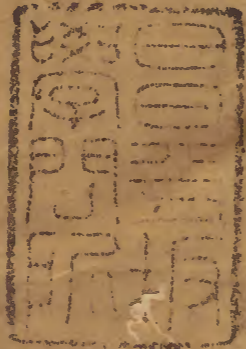


眉公秘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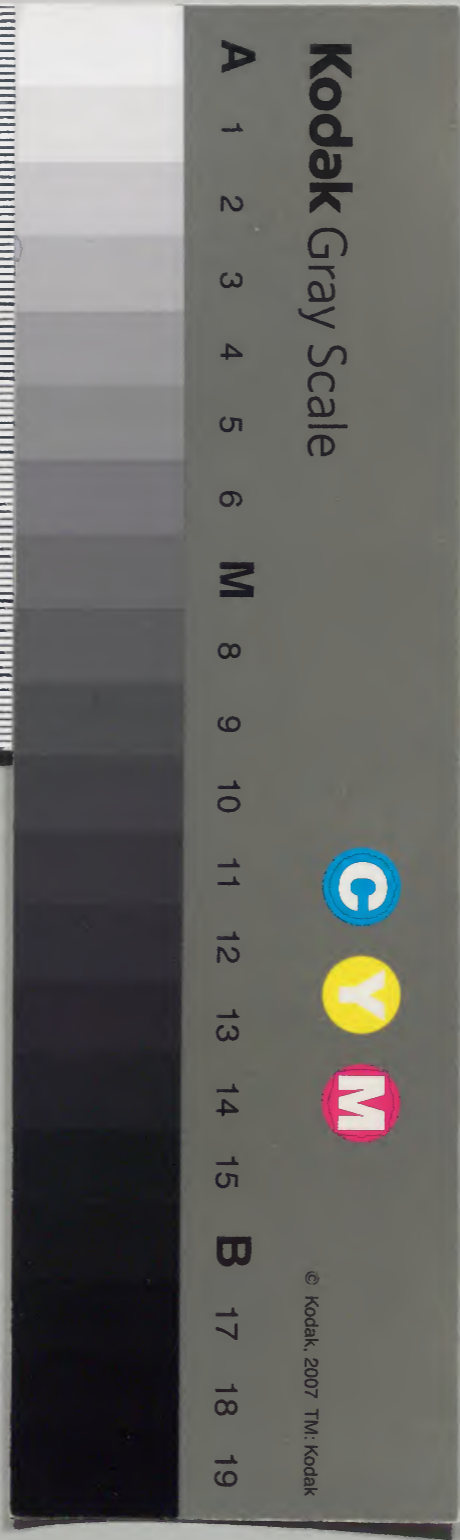
續狂夫之言二
香案牘
讀書鏡 一三四



漢書門			
九	八	四	九
冊	函	架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書
七	八	冊	函
函	四	架	號
二	九		
架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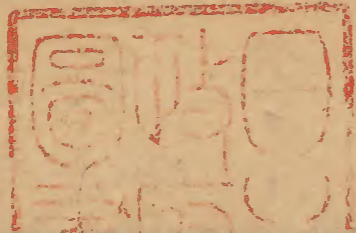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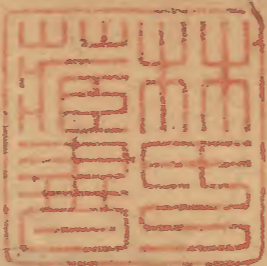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9	
冊數	12(11)		
函號	370	50	



續狂夫之言五卷

華亭陳繼儒著 樵李項利侯校

余二十年前聞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真
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
年來癩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敞堂匡池高
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
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
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什狀殆不



淺草文庫

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
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
轂之下每年奉旨熟糶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
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
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可寇議之部寺牒撫按
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
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圜圜洗
滌枷杻以廣

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
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
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
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
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
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
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
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

獨夫之言耳
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次以後一陽初生
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
憐而弁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熟審之例
則一冬一夏兩沾 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
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
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
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
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
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
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
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
許多兵兵旣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
可曉余曰凡下寨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
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旣弛巨寇蠡
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

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寵而用之盜之兵卽我
兵也盜之餉卽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
使戰烏董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况凡有
血氣者乎吾常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
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
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
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筭宗公得
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

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
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
賊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
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
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
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筭岳公得兵
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

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

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

危不可輕詔勤王圍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察此輩耳

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寃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

勲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閔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糴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渭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

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寧陵賊
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
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
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辦之曰滉公忠清儉自
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
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
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
臣忠薦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洵

洵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
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
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
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
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
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耳泌退遂
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爾
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

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神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
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歸覲以解其自疑
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
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
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臯至潤州
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
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

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游
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
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
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
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
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
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
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頤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阜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

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季綺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綺兄弟故都統國貞之

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
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曾之上雖其子大無
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
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繫之死
也吾不恨舒元輿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
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又魯君資孔子
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

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
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
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
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
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
傳分彙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
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
而非丘明而左氏几誣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

狂夫之言五
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
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
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
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
縱橫家書摠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
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
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

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
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
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
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
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
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
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
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

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
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辦之乎非晚
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
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
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
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
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
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

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
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
可喜也

宣和畫譜中載童貫善畫其畧云貫父湜雅好
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
往資給于家貫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
傍則弄翰遊戲瀟灑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
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

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
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
貫于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西鄙間拔城戡醜不
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爲著
脚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
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
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
凡四摠畫譜所載如此度爾時貫未伏誅也其

後靖康戊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
隨日出梟童貫首于都帝然則武侯伏波安在
哉書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諛諛則宋之
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旣誅童貫卽賜尹焞爲
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
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
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

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
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
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
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
信公主降裴瑒後降裴頴三降楊敷寧國公主
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
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
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

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
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具思相歡也婚合
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
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
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
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
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
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

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箱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

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是當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

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仆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荅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

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之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考唐制舉科載正史者凡八十有餘世以唐爲詞賦取士可笑也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那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

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
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
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
俊拔起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
屠鈞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
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臯
澤自舉科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師科文詞秀逸科風雅
古誦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
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于
教心科諳洞韜畧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
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博通
墳典達于禮教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才識
廉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

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坟典達于教化科詳明
吏禮達于教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科楊升庵云胡子厚與深論詩
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
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
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
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
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

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
題詩也升庵之言其亦未考乎唐之科額乎葉
石林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
蓋唐之進士不過明經進士兩漢士也石林亦
如此論皆未考之故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
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
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

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
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
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
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
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
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
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

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
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
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
子柳不賦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
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
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邱鄰衛鄭皆在焉
則旣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
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

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幽雅爾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
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
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
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
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
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指繫小序不遺力又一
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必歸之

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
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
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矣六經
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
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
其齟口者有師僧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
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
况陰陽禮樂草木魚虫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

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
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
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
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
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
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
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
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簞沐繁冗而裒出之

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
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
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
是爲序

吳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
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

狂夫之言
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
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什宋公宋公
什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
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傳
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
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
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
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且傳又契丹犯邊從幸
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且馳還
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
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
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

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
金割地稱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
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邠王能如目夷公
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
言及此者惜哉

狂夫之言五卷終

香案牘序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罌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籍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

瓠丹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
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
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
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
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
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磯頭

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
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
余余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又摘茶寄
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漶娑北
窓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
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醜字函卷三十

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
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
奇逸可喜者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
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
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清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目錄

列仙七十二人

軒轅	尹喜	范蠡
鬼谷	介推	陸通
鹿皮翁	阮丘	玄俗
白石生	宋來子	古丈人
董謁	季充	孟岐
黃安	涉正	孫博

班孟

柳融

王興

桐君

趙丙

王喬

周大賓

安期生

彭宗

司馬季主

王探

章玉子

唐公昉

朱仲

劉安

劉京

壽福

欒巴

孔元方

王子意期

張仲常

王喬

趙威伯

劉偉道

王中倫

李阿

介象

張道陵

王暉

鮑靚

姜伯貞

元藏機

陳簡

葛玄

鄭思遠

黃野人

許翹

陶弘景

王遠知

司馬承禎

李含光

許遜

許大

胡惠超

單道開

范豹

寇謙之

嚴達

孫徹

丁玄真

顏真卿

伊祁玄解

摸先生

王元芝

香案牘

華亭陳繼儒 纂

樵李郁嘉慶 校

姚士舜

同閱

包衡

軒轅

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
膠和之為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

人獻明堂圖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
螻蛄大如牛羊蟣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樓精思
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
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墳田中養
神芝其葉似菰而不藜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
異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在峩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為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為隱遯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洒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為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謁乞犬羊皮爲裘編荆爲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充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嘗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

三千年一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頭者五矣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
霹靂而閃光若雷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面
布席作樂使眾人舞于上不沒不需引鏡為刀
屈刀成鏡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
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入屋上瓦瓦
飛入簷楣紛如落葉

柳融

融取杯呪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
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興

香案牘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
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與常
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雞舂碎為藥服之有聲氣雞色
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
琥珀燕置靜室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為酒削一楫為脯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
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
一食肉芝王喬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糜長生孫
廣用廣用即孫登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過音聲清暢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鬢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俄起崇山

章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乘之二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宋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不詳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賁珠詣闕魯元公主
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
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山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厠

劉京

京授九子丸于三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

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
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
池中嘆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枯形為我辱妻為
我毒遂棄妻入洪厓山

樂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檝

不詳

八

香案

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為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勒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為狸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即撮土成之經

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對妻子轟飲恣飽葷血及發甕已多度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葬蒙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或云墓橋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香案牘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羣鳴須臾雲
翔其上冥霧四合零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
鼠齧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上無怖色蓋
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

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清曉
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
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犇牛以足脛置車下輾其骨皆折阿死須
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

香案牘

有客種黍山中患羣猴採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羣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二人雋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暉

暉種黃精虎為之耕豹為之耘出入亦乘虎豹

具羈轡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網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

稚川

姜伯貞

伯貞值史伯真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香案牘

七

香案

元藏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屬以圮上素書一軸曰汝

有書性好為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度無可遜避遂按本半日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皆脯棗指蝦蟆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為客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香案

主

香案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以從橫江橋逢
許隱具煖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
鬚熱插齒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迺響林樾宋咸淳中客
有戴烏方帽着鞞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
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
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

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之儔歟

許翹

真人告翹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鞍馬善
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候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毋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

當為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
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為蜀旌陽令既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

乃于宅東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
以從許姓號許家營

許大

大為真君掃爨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
曰午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
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祇在
西山裡除却白雲誰到門

胡惠超

香案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其上雖
至長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
言而獲

單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人茹柔
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
一致其視食石如嚼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
食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

漱之以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
文帝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
鳥柰何養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備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
骨屨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嚴達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黃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得免

孫徹

徹隱遯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置靜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真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画龍鬪風雨震沸玄真画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画龍之目其患乃止

顏真卿

白紫清云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進方員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員生
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

摸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携小竹筥賣藥有疾者手摸
之輒愈人呼為摸先生

王元芝

元芝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
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
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
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乙未春正月余正愁窘中仲醇以一編貽余
曰香案牘載神仙事奇矣而人不數事事不
數語又皆奇之奇者仲醇選勝恬澹園而猶

有艷心乎嗚呼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
若寐搖若曳魂氣徊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
細諦不入非以世外儻洋之語滌之誰有能
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捷透扃啓鑰必
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卽是藥譬如望梅
實能止渴渴卽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
方便法仲醇所以刪多就簡不著事迹不詮
名理者殆謂說夢說幻之教以恍惚杳渺爲

佳不以粉塊饑空爲勝寧使人味食得食無
使人遇食失食仲醇不云乎多言數窮六合
以外方寸以內蓋有才之所不能盡者則曠
如是足矣

太原王衡跋

口口口口

以候女下以內盡休才之而不論諸君御體
外人邀命夫余許謂不示乎委首姓康人小
卦不以休與與空無物單與人和平許行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書鏡

讀書鏡序

私嘗恠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
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
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諳理出處
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

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
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
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
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雕績滿目
如小兒泥蒸塵飯不當飢飽雖

多奚為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
作讀書鏡十卷為世資鑒天下
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
所小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
築岩釣渭者非必事、經歷閑

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摸索
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
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寸分
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
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

薛蘿而論次俱當世闕切之語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
考氏曰不出戶而闡天下以此
哉余兄弟暨友人元歿雅有同
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兩

自叙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常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忠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致聞道德文章

考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
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極文
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
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於荒
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

年公案及覆觀之見其枉直事
錯不可勝數遠法徇情滅親害義
無所不有且夷陵其遠福亦尚如
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
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在

共聞此謗莫不歎服我
朝李康惠公承勛為刑部屬林冕
素公為會都謂孝曰昔三原王公
在南都甚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
國家故多一日無賢士大夫注素門

下今素門深察寔孝不能屈已耶
何賢者之不至也孝因問曰公今所
交何人曰因官張公安貝太宰楊應
寧司諫楊文震清若問所長曰某
長於某若問所短曰某對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
然孝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
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
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

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
脈吏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
家之沈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
識病夫之生死不辨痛鑿之是非
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

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
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
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愚讀書
鏡之所以作也法陳繼儒書于漱石
齋

讀書鏡小序

自訓話行而學士大夫日驅染
烟墨經濟之末諳比其臨事輒
不解圓轉如意世匪乏才繇識
眇也華亭陳眉公條然離垢類
心於林徒雲客之間宜其關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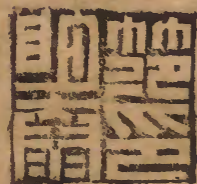
一切世法固不用世而能用世
作讀書鏡十二卷日新富有
以蓄審切脈按理以情審讓
刺譏諷以名理審譬言之設樂
家金石既懸八音在御目調手
形調神時調境而後搗者擊

者歛者拊者襍然中窾人始
破顏笑也今眉公以是為文字
禪直從水心濟過衰不盈咫已
盡具奇衰好醜通闇歌覆根株
利既種策勛吾友沈仲貞又能
公而布之秕俗陷累今見聞

言書錄序二
者靡不折骨降心窮涯而反吾
師乎吾師乎昔人謂俗人不可
為大臣俗士不可以為史今讀
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盡
枕中鴻寶秘然而成是書非仲
醇不終則才備而識邵也是

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志
自仲醇云

秀州范明泰撰



有陳眉公先生也昔者先生今之
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人也先
生日提不律吐花玉舌烟霞珠
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臆下名山
千秋輝映兩曜先生文章大笑

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
先生添鏡洞明遇形觸物无不
朗然故讀其書而者若攬其鏡
之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
事隨在劉覽各得意去則豈非

人倫之鑒而邴邴之梁肉執客
歲暮家貞卿之材鳩工雪廬飯
園常出而同余校雠雒陽紙業
踊貴矣會有嗾之者貞卿乃顧
田幕下高千金遂以荒年之穀

而竟致陳之乎夫先生之言者儕
笑容人鏡也世不乏磨磚者即一
知半解尚豔于得先生之鏡而
鏡益扁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
已矣仲貞閱覽博雅其家多藏

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為確勒成
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
晦不可覩一日見青衣小兒卅角來
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
鏡与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

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
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
仲貞之爐錘乎哉余笑而不答第

并記

繡水張昞元發甫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沈豫昌沈師昌仝校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
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
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
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
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于肇
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

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
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
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歿戒其
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
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
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
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
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
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

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
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
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
者摩娑歲月若簌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
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
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
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
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

讀書錄 卷之二
身啣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
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
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
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
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
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
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
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

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
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
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
仁作韻語答之曰向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
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
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
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
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

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畱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

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官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

讀書金 卷之一
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銜
子荷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
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幽公位極人
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
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
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
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
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魯
謁華州李相不遇唵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
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唵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
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
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

高書錄 卷之二
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
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
順涉江渡嶺驚面鬢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
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
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
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
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尚可援明遠例得
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

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
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元時爲黃蔡門
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
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
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
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
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
郝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温借疾

温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以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怒致疾吾死
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惜後果哀悼門人呈之
皆與温徃反密計惜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
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
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
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
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長闈

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
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
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
被賀怒曰何月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哉自有
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
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
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眉莫逢故人宋向
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
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盟殞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倦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死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

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顛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脩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

讀書錄 卷之一
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畱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畱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

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
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
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橐葬城西妻子
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
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
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
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
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非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
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
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
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
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宣和間芒山
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
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
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
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

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
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
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
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
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
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又詔蔡襄書之其後命

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
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
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
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
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梟以史官辭撰
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
此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學士四口祭血而後限不可錄二端糖如少所
樂請吉鞞與二曰命林與士亦意之哉曰林林
與對曰公昔來此二高平昔豈與之錄二豈對
曰此皆皆謂也禮志宗果與士歸與州縣昌印
學士與與與皇以與之又陳公書與與不肖書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橋李張珣 沈元熙全校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
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
口曰磨甕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
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
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
深詹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閑遠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

言書金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田文聞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
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
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
生須撥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温飽又當
尊敬之久而不勑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
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

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
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
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
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弱寇與同郡 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
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

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
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志曰汝智
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儉爲福
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擲百萬之劉毅
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
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
之從而不苟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楊畏

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
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
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衛鞅徙木
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
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
直是有豪傑胷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
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
立鶴母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母汎汎

讀書錄 卷之三
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
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
屋者進死未幾果為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膏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
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
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
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
皆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
溫叟憶父語遂為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
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語畱守其子唐言唐賀監
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
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材服優游其間
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
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
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緝出諸券書一屈覬之

讀書錄 卷之二
四
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二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
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
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
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
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
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
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未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
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

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
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為人寡言動靜特
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為雍
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王嘗曰孤
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
嘗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

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偽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

言言錄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
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
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為監察御史擢御史遷
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
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
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
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
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

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
時文政為叅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
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
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
不為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
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
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
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為輕而其漸
人臣亦必以言為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

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
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
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
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鴛
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
讒言煩興交亂四國嘵嘵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司馬允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
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

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
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
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
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
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爲
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
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
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
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
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
別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
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
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
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

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
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
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
君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
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
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
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
恐疑感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

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
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
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
遜謝日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日居大
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
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踏踏再三日其屢
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

因少有罵者如不問人日罵汝彥國日恐罵他
人又日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日天下無
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日忍
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
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
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
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
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憇于逆旅風雨暴

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類士頗侮之
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類士始知為吏部侍
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
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
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為中書舍人
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
座耳後年為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
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
呂其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
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
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
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翰君一籌
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
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
蔡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
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

言書錄 卷之二
自其厮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其醜
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
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
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
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
史中丞汪公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
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宥往曰是常論
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

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
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
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
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
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
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終

蘇門也四而皆集其公非亦其也氣全
 尚即其不其於宋人也其公亦其一
 其也其不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携李費慧 沈師昌全校

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
 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
 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
 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
 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在入言
 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
 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為司馬溫公

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
夫公當熙寧構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
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惧哉然則彈劾可已
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
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叅政知鄧
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間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
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
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
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俸
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
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
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蕪以反之未幾
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
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
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
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鶻未

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躁
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且趨進揖遜之成嘆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
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
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
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
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
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

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
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
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
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
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
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
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

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
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已
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執執顏回熙寧中台
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
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
語于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
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

禹行舜趨以踽踽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執
執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
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曾子喪其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
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
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
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

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亾人之家亦不
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燕
倫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
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鉄符表
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紐情
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
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
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
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
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
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
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
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
丘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
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
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

讀書錄
思耳

陳後山携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遠欲
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
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
就坐取筆抹處連一二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
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
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
秋常投贄於劉補闕而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在道
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
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
人休論世上是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
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
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
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
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頗猶
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
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
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
爲非汝輩進脩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虚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
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鏞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
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
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

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却盧家郎竊賣
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
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
律近世持玩好之物貶人者貪忍之輩一目而
覷覷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
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
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
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

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蔡師成鄰君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親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

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浹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關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曰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已任此其短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本
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
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
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
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殺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鬚度一僧
劉貢父微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
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
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

非壞了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
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
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
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
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
詔欲以劉氏爲貴如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
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

面相可否後世則遣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
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
翰帝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
卽藩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
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
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
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
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

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
帷簿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
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
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
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
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
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
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髮耳

言言錄
於公無所益已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
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會曰君不聞宋子京之
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憐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
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
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
營產以植私多後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
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

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
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
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
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
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
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
計罔有悛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
言誣詆聖考垂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
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

寺矜詫俸恩市井不爲縉紳恥尚屈委與此
從降黜今言者謂執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
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較辨足
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憇保爾
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
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
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
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喜歐
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

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
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
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
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
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讀書鏡

卷之三

三

寶顏堂增訂讀書錄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樵李王體元 沈從先全校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黜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黜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業

與吾同輩者不並直北其勢殊大度也乎
蘇軾與事持以不為與事而與事則大度也乎
而必不為其美情至云計門雖無事然其
而則出以事則其勢殊大度也乎
而則出以事則其勢殊大度也乎

言書錄 卷四
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所獨俱其生
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耳賈為之
嘆服唐王起冢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
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
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
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弃其
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財
前語醍醐番成毒藥

王荆公亦有痛恨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陽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後

言
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烱作傳巖亭蓋以公
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詭
寧法既而復為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
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
所為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荐一人則焚香捧
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荐雖少而無不顯者正
獻公既荐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荐之
意伯淳曰願待部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荐士與薦醫同
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荐者不復
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荐益又罕矣此非
特為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
古人也

有士人廣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
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
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真故請罪公徐曰君謨
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

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議其才器亦不凡矣至國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

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徃徃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在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果中腸恹恹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寇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

言書金
大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大學何蕃且
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
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
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
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
之作詩云劔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
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
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
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

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嗚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
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
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處者豈少哉則前詩可
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
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
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

文選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
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為名臣夫
錢明遠以翰林為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
簡肅以民事為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
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
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
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
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

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
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翊
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
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碎
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
卒為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
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
為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

言書錄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
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
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台竹馬遊戲以至駘背
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
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耻下車閱于墻則思角訟結
異姓為弟兄迎讒夫為上賓家眾操戈野鬼瞰
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便鞭

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胄為壽春
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
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
墻下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
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昔
胡存齋參政折節下士南兆士大夫皆願見之
公每患闈人不為通是日不出即懸一牌于門
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詈公其見夫
唐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臠以饌餽并徐噉之上

言書金
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
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羨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
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
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竒章來
趙韓王宅園謀畫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
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肩
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闕壯池館綿
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有輿一登西樓而

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乎
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
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
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襍人不堪其憂余
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
如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體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
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子
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

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
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
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
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
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
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于輦轂市肆
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
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俱
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
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
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
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
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
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
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
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

言書金
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為相惟城都八百乘唐元載為相及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仲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
佃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昔嘗為州人設
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
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闢

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
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
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閹吏適報事范
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
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
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
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
法而覩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
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
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
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况
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佃可以知將于閹隸
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
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
定矣旣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
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

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
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
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
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
字卽不會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
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
辯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
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
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

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
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
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
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
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
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
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
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
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

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筮
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
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
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且曰臣不欲因此
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
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
再取其狀且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
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
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

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
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
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
則廢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寃單歌謠
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僞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
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